

279 中庸第十五讲：问政章之一

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讲《中庸》第十五讲第二十章的之一《问政章》，因为二十章长一些，我想分成三块或两块来讲。《问政章》是极为重要的一章！也是被误解最多的。

我甚至认为整个的孔子、儒家被误解最多的原因可能就在《问政章》，我收集了关于《中庸》各种的解释，包括朱熹、张岱的解释，我搞不懂为什么全部都是错的而且错的离谱！以至于最后在特定历史时期教员都对孔子对儒家有一些负面的看法。今天讲“哀公问政”我其实压力非常大，我知道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挑战。

我先介绍一下背景，鲁哀公是鲁国的王，也姓姬，叫姬蒋，跟周武王是同姓，他在位27年（公元前494年～公元前468年），他问孔子治理国家的事情。鲁哀公跟孔子大概有五年时间的密切交往，是孔子最后的五年。鲁哀公遇到了什么事情要问孔子呢？

鲁国到了鲁哀公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，日渐衰败！当时鲁国仍然是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“三桓专鲁”。这事情发生在200年前，鲁桓公在位时按照周朝的传统（周文王死了传位给儿子周武王，周武王理论上应该传位给弟弟周公，当然了周朝不是这样做的），由于鲁是周公的封地，所以周公定下的规矩是一代传子，一代传弟。

鲁桓公应将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弟弟“庆”，然而他没有这样做，有一点像今天的沙特国王本应将王位传给他的兄弟，但是他传给了他的儿子小萨勒曼。当时鲁桓公要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儿子，但是弟弟“庆”不干，有句成语叫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”，就是庆父发难，把鲁国分了三块，一块是季孙氏、一块孟孙氏、一块叔孙氏，把国王架空变成了“三桓专鲁”。这一晃过了差不多200年，就到了鲁哀公。

孔子与这件事情干系非常之深！早在哀公与孔子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约略20年，我料想应该是孔子四十七八岁的样子，哀公的父亲鲁定公任命他为“大司寇”，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，兼掌国务院代行宰相之职，这是孔子做的最大的官。

当时孔子想削去三桓，看到没有，古今中外就是“削藩均田”这么点事。然而孔子失败了，但三桓并未杀孔子，之后孔子周游列国。我一直在研究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以及他周游列国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当然不是简单的宣传他的思想，他想借助外力来解决“三桓专鲁”的事情，然而终于不成。

他晚年回到鲁国，我猜想鲁哀公问政、跟孔子聊天是在孔子68岁左右，当然我的猜想不可考。哀公很无奈，问孔子那我该怎么搞？孔子就系统的给哀公讲了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，不超过五年孔子死了。

哀公胸无大志，毛病改不了，他没有按孔子说的方法去做，而是动了小心思。他觉得孔子说的太难做不了，所以他就投奔了越王勾践，越王勾践当然对鲁国也有想法，越王勾践愿意将女儿嫁给哀公收哀公做女婿。但事不密消息被三桓知道了，三桓率先动手，哀公逃亡到了越国，三桓立了哀公之子公子道做了国王。

然后他们以盛大的礼仪将太上王哀公又请回了鲁国。哀公心情很不好，回去就死了，也没做成越王的女婿，也没有机会请越王发兵来平三桓。前后的背景大概的故事就是这样，其实是哀公在请教孔子夺权还政之计，削藩还政之计。孔子因为他亲自参与过平三桓的过程，他非常清楚平三桓之不易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孔子的道理是非常深的。

好，我们看看孔子说了些什么。哀公问政。子曰：“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整篇哀公问政一千余字，出了几十个成语，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。“文武之政，

布在方策。”貌似这些话好像你听的都懂，但这里边的问题非常大。因为从朱子开始“布在方策”他们就解释为“文王武王的施政是都写在了典籍之上。”这是胡扯。

什么叫政？“政”包含了两样东西，制度和政策。布在方策的“方”是将制度——即法律刻在碑石之上，这个叫方。什么叫策呢？将执行的政策写在竹简之上，这个叫策。“布在方策”不是记入典籍。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翻译这么简单的文字也会出差错。“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人是指谁？所有的翻译都是文武死了，所以他的“政”就没了。

我一直不同意这个看法，因为文武死了之后，还有周公，周公之后还有武王的儿子。而且真正的国家的治理并不在文武的手上，而在周公和武王之子手上才完成了整个的治理。我前面也讲了，孔子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这个人是指谁？我今天明确说，按照他们对人的解释，整篇文章就没有办法再聊了。他们对孔子的误解也在这个地方。“其人存”的人是指**人民**。人民在，他的政策，他的施政就没有问题，能进行。人民不支持了——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

人民支持，你的施政就没有问题。人民反对你，你的施政就完蛋了。非常简单。但把人翻译成文武，就全错了。朱熹怎么想的，我不知道是故意还是真的出了问题。因为你联系孔子的全部的经典，联系子思上下篇，此处之人是指人民。我再往下解，“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”什么意思呢？

我先说“树”，树之繁盛，要靠地道，地有道，则树繁茂。政施的好坏，你的治国理政进行的是否好呢，要看人道。政好不好，要看人民支不支持。树好不好，要看地支不支持。你明白了“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”这也正好印证了前面的“人亡政息”。“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”这句话就更为重要。孔子说别把政治太当回事了，别把你的施

政太当回事了。其实施政就是个野草，你的施政好不好，就像野草长得茂盛不茂盛。

所以后边的话就跟上来了。“故为政在人，”就是你施政做的好不好呢，其实不在“政”，政好不好都没用。你说你学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这套先进的文明的制度，行不行？有些地方你用就行，有些地方就不行，它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。所以**为政在人**，看你的人民而不在“政”本身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到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观点，为政在人，所以为政不在政。你说你的法律制度有多好，你的政策有多好，没用，要在人。

那么如何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呢？如何取人呢？他说“取人以身”，取人要靠你自己。因为孔子是定公的好朋友，所以哀公在孔子面前应是侄。虽然是君臣之礼，但是应有辈份上的区隔。所以孔子有教训的含义。“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”这几个词是大问题，八百年的大问题。“取人以身”这个容易理解，你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，要看你自己做的怎样。“修身以道”就非常难理解了。

何为修身？其实《中庸》一直在谈修身。何为修身？我问你向上修还是向下修，向前修还是向后修，向左修还是向右修？怎么修身呢？为什么要以道？孔子说的是人呐你要将你自己特别的身份，因为你是王宫贵族，修身向下修，修身和人民群众在一起，才能够得到你需要的人民群众的支持。

你整天跟你的家族、贵族们混在一起向上修，远离了、脱离了人道。“人道敏政”你修身不以人道修身，你必然脱离实际，脱离群众。那么你还想有所作为吗？“人道敏政”，那你的“政”就做不好。所以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”“仁”是什么？“修道以仁”就是你修这个人道，靠的是一个仁字。那什么是仁呢？后边这段解释我就想捶朱熹，我不能骂他，朱熹就在这儿翻译的出了严重问题。

“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什么叫仁者，人也？就是仁者爱人。仁的意思就是让你爱你的人民。什么叫亲亲为大？你亲你的父母，所以你就是仁者了吗？错了。亲亲为大的意思是，就像是爱父母那么样的去爱，**像爱你的至亲一样爱你的人民**。后边是“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”什么叫义？就是合适。

仁义的义，说的是适当、正确。那么什么叫义？尊贤为大。翻译成成人话就是你不能以你的贵族身份，王的身份，在血统、家族、传统里边绕圈圈，必须是以贤者为大，尊贤。第一句话，让你**亲民**，第二句话让你**尊贤**。再往下走，“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”为什么朱熹全部翻错？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！

“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”，他们认为，杀和等都是分别，亲亲要有分别，尊贤要有等级，所以才有理，秩序才能出来。我其实用很想用脏话骂一下子，800年了！

之杀、之等说的是极处。当你像爱至亲一样爱人民，当你像尊重你最尊重的人那样去礼贤、去接纳贤良之人，礼所生也，秩序就有了。法律、制度和政策就出来了，礼所生也。爱人民，尊重贤良人。爱民尊贤才能够有好的制度产生。那才是政啊！他不是说你回去好好孝敬你父母，把你们家全分成等级，然后你把你认识的人才分成等级，然后秩序就出来了，怎么这么……

“在下位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”老百姓都在底层，在下位。不获乎上是没有得到你的眷顾，你的关怀，你的恩典。民不可得，你怎么能得到老百姓呢？老百姓怎么会热爱你，跟随你，追随你造反削藩呢？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民不可得，更加没有办法完成政改，削个屁的藩。“在下位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”所以你理解“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”

这一段朱熹的翻译，时间不够我就不给你念了。然后800年来全是胡说八道，你回家孝顺父母，你把身边的人才分了等级，你觉得天下事就成了？所以大家瞧不上孔子。后来哀公问另外一个人，孔子这个人怎么样？他就说孔子说的不对。然后主席也说孔孟教书还行，做事不行。一会儿我讲教员的想法。哎！我讲到这儿我会血往上涌，感慨万千！

“故君子，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你听我念就知道孔子真的很急，他用了四个不可以说哀公，一个老者教训子侄的口吻。君子怎么可以不修身呢？你装什么装？还是王，还是贵族，还是向上修，向右修，不行的！你要向下修，向左修，修你的身跟人民走到一块儿去！“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。”这句话，你想爱你的人民，必须像爱亲人一样的去爱他们。

你如果像爱父母一样的爱天下的黎民，我刚才用说“人”是人民，这样说可能不准确，因为孔子的本意的人是everybody，就是所有人。这里人包括了民、贵族，他后边是会用民这个词。但是此处的人既包含人民，也包含贵族，全部包含。“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。”你如果想像孝敬父母一样的去爱你的人民，你必须要了解他们。你如果要了解你的人民。“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”，你必须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。

这四个不可以，被朱熹和所有的文学家们翻译得一塌糊涂。说来说去，就是那点孝顺，孔子想跟你在这儿讲孝顺吗？哀公在问政。孔子第一段极为重要，有几句话牢牢记取。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文王和武王的政治写在碑上，写在竹简上，但写了没用。因为他们一旦失去了人民，你就刻在那儿，它还在，也没有人当回事了。所以他说政治本身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人！**为政在人是本文的眼**。为政在人，要获得人民的心。获得了人民的心，怎么办？比如说削藩，有了民心你就可以向外扩张了；你就可以带领鲁国人民去开疆拓土了，你就可以获得军权了嘛；获得了财权、军权之后，削藩不就是举手之劳吗？我讲过汉武帝，讲过卫綰，讲过桑弘羊，削藩之策在68岁的孔子看来其实并不难，只是68岁的孔子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下边呢孔子解释了，其实孔子这篇文章，老实说。毛主席的老师袁大胡子（袁吉六）在毛主席17岁之前，教毛主席四书五经，我觉得袁大胡子可能没读懂。教毛泽东四书五经，毛泽东一定读过中庸，但是毛泽东心里的榜样是周文王、周武王，是文、武。那么儒家是谁发明的？我第一堂课就讲了那四个字，允执厥中。

儒家最核心的是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最早记载是尧交给舜的，允执厥中；舜交给禹，禹笨听不懂，后来又加了三句话。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尧舜禹之后，文王在教武王，再次在保训简，我上次讲清华简讲了中庸之道。他们讲的就是儒家，他们就是儒家的创始人，他们不仅创立了儒家的根本的原则和理论，他们也因此而开疆拓土建功立业。

而孔子孔孟他们是将尧舜禹文王武王的整个的体系做了整理，形成了儒家经典。他们的确没有能力称王称霸开疆拓土，所以毛主席说儒家只能说不能做，法家还能干点事情，主要是指秦始皇商鞅。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底子是儒家的，他确实很像周文王和周武王，他是文王武王二人合一的，千古难遇的圣人。他虽然批评过孔孟，但不代表我们今天学的孔孟之道、中庸是有问题的。

问题不在中庸本身，而在于理解它的人。2500年了，这样的错不能原谅。其实说的非常清楚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蒲卢也。政就是个野草，你折腾野草干什么？为政不在政在人，取人以

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我觉得孔子说的非常清楚，好吧反正还有我们，我们必须把所有错的东西管他错800年还是错2500年，必须给他翻过来。

孔子跟哀公这番话，子思肯定不在现场，因为孔子死的时候，他才五岁，那会儿我估计子思尚未出生，或者是还很小。我相信，曾参也未必在现场，因为孔子死的时候，曾参27岁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颜回记录下来的，因为后来哀公射杀了麒麟之后颜回就死了，所以孔子感到非常的痛苦。当然有可能曾参参与记录和整理。这里边我在说什么？

就是孔子问政，如果我是哀公，听孔子说的这么复杂，我也受不了。我给你们讲，我就把它变成五三九，他要五达道、三达德、九达经，你听听你这么跟哀公讲哀公睡都睡着了，他怎么去做呢？他做不了。一会儿我们讲一下如川公问我，我会怎么教他，如川普问政该怎么削藩？我们怎么教他？好，我先把今天的这第一个部分讲完了，然后我们再说点有趣的事情。

“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”就是你要达道这五个道就很重要，所以你要知道君臣之道、父子之道、父母之道、昆弟之道、朋友之道。君臣之道有个忠字，父子之道有个孝字，夫妇之道有个和字，昆弟之道有个悌字，朋友之道要讲一个信字。所以他说达道有五，要五达道。后来孟子把它称之为五伦。你说你好好的讲政治，你绕这么大个圈子。

我能理解孔子的意思，孔子的意思就是人道嘛，你得先从这五道开始做到。“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一个人要和人接触，要和人交往，要学会跟人相处，这五条你都必须得处理好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。你如果这五条你都做不好，那你就跟人民群众没法相处，你要做榜样，所以君臣之间、父子之间、夫妇之间、昆弟之

间、朋友之间，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这是基本，基本要做到的东西，你要以身作则，先把它做到。然后呢，怎么才能做到五达道呢？所以就有三达德，“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”

你说这个孔夫子，这老夫子，五达道，还要三达德，三达德说的对不对？非常的对，对我们很有用，我们必须学会五达道三达德，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。什么叫达德呢？就是**奋力而行道谓之德**。后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跟哀公这样说的，还是后边学生加的，所以我老觉得这后边有点意思。“所以行之者一也”，就是知仁勇这三件事做起来，其实是要统一起来，就是你知道了就能仁，这能仁了就能勇，要统一起来。然后他开始解释。

这后边又是成语，或生而知之，这个我以前聊过，有些人天生就什么都知道。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。”就是一等人才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；或学而知之，第二等人才学了也知道；“或困而知之”，或者是你遇到挫折了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我没有五达道没有三达德，所以我就不知道跟人相处。我家里兄弟姐妹处的一塌糊涂，你看三桓搞得像仇家似的，自己跟孩子跟家里人搞的仇家似的，跟人民就更处不好了。所以就困而知之，困到现在，那孔子说我教给你，这下你知道了吧？“及其知之”，等你知道了，“一也”，其实还是一回事，都是一样的。“或安而行之。”

安而行之，是在平稳的状况下把这件事情落实行动；“或利而行之”，或者是因为有好处，你把它做了；“或勉强而行之”，你真的不想做，不想智仁勇，但为了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你勉强把它做到了。“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”这第二段是不是孔子原意呢？我不知道。但这第二段确实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**知行合一**。他一共用了三个“一也”，就是他谈到“知、仁、勇”的时候用了三个“一也”。

五达道，三达德。为什么孔子在讲第一段为政在人的时候，非要讲这“五达道，三达德”？因为他说：取人以身。取人以身就是你要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怎么做？要从根上开始。根上就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交，你要是这个都做不了，你得不到老百姓的心。所以他说——取人以身必须五达道，三达德，一也。全部做到了，然后就可以了。说到这儿，照理说也就算把这个以人取身的事说清楚了，但是孔子又加了一小段，这里边又是。

孔子说，“子曰，好学近乎知”。他为了怕你不知道什么叫“知”，再解释一下“知、仁、勇”。好学近乎知，就是你要想真的知道，你又不是那么生而知之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好好学习，你可能就能稍微知道一点。“力行近乎仁”，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叫“仁”呢，请你坚决努力去做，你做了就近乎仁。“知耻近乎勇”，这个就不解释了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成语都熟悉，就是这儿来的。他要解释“知、仁、勇，三达德”我觉得也勉强，就是你跟哀公讲这干什么呀？

“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”。你知道这三件事，你就知所以修身。修身，你知道你有了“知、仁、勇”，你就应该往下修身，知所以修身。“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”当你往下修身的时候，去俯察、去接近、去体会你的人民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治理，治理人民了，治人。当然这个“人”我刚才说了，包括所有人，其中有人民，也有贵族，也有兄弟姐妹，什么都包含了——这个“人”。你知道修身，你就知道怎么治人了。

“知所以治人，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”。你如果知道怎样治人了，你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。对整个这三段的解释，我基本上把朱熹的解释全翻了，当然后边这些解释他没有错，什么君臣父子，这个就是“五达道三达德”大体上，他们的翻译是对的，但第一段全错了。所以后边的解释你会觉得很奇怪——他问政，你说什么呢？

其实他是想说取人以身这个道理——你的身怎么办？怎么修身？就是“五达道三达德”。

而他又是把这个东西放到非常初始阶段，就像教育一个8岁的孩子。你这样跟哀公。所以哀公后来跑到越王那想做女婿，跟你这么教育方法有问题。你这“五达道、三达德、九达经”，哀公他怎么能做好呢？他就肯定想去做女婿，那个简单一点，抄近道就想把三桓专鲁的事办了。好，我加一点的小插曲，我看一下我有漏没有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，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，人民至上。对，它第一段重点说的是**人民至上，人才优先**。

有一点漏，就是对“礼”的解释，“克己复礼”的“礼”，一般意义是指秩序，但孔子说的这个“礼”包含了风气。礼怎么才能有呢？**当你人民至上，人才优先，就有了新的风气、新的秩序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做事了。**“在下位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”就是底层人民，获得了你的关爱，他们就会跟着你一块流血牺牲都不怕。就像教员那样，他就是取人以身，人民愿意跟着他打天下，愿意跟着他吃苦，愿意跟着他承受一切的苦难困难。

讲这堂课，我就想到了，我原来咱们讲削藩成功的案例就是汉武帝。汉武帝碰见这个事情，他会怎么跟哀公说？他会说：你千万不要听贾谊的《治安策》，你也不能听晁错的《削藩策》，这都不成。你得学卫绾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你得想办法用新的学说把执政权，把官吏清理一遍，其实是罢黜百官独尊汉武。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利索了，这是削藩的前提。

其次，你就必须得有个桑弘羊这样的人把财权和军权全部拿回来，首先是财权。三桓，就是因为他们三家分鲁，把鲁国分成三块，税收你拿不到，你自己管理的人民和土地非常的有限。你要想办法集中一部分的财力，那么怎么拿到兵权呢？你得告诉他们开疆拓土，跟

汉武帝是我要打匈奴，所以拿到了财权。桑弘羊是三个办法——铸币税、中央铸币，盐铁官营，均输平准。还是把财权拿到手，然后武装一支无敌的军队，把匈奴赶出大漠，都打到贝加尔湖去了。

然后回来，推恩令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轻轻松松的，就削了藩，就治了三桓。孔夫子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，夫子你教他五达道三达德九达经，这个当然了，获得民心是必须的，获得老百姓的支持是必须的。但你靠这个五达道三达德九达经，你就想把三桓平了，是做不到的。

当年孔子48岁做大司寇的时候这事儿就没办成，我估计那会儿孔子难道不知道五达道三达德九达经吗？好，我们回来说当下。老川也遇到了削藩的问题，他说的是 deep state，深层政府，其实是藩。削藩、均田、下长安，老川成立了效率委员会来削藩，这个效率委员会看上去有点像贾谊的《治安策》，或者是晁错的《削藩策》，总之不太像卫绾的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，也不太像桑弘羊那一套东西。你这样玩呢，可能就会出状况。

但今日之川普78岁，马斯克也不年轻，他们有足够的社会阅历，对社会的认识也有深度。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。所以，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最主要的事情，他既不是削藩，也不是跟中国打贸易战，他最主要的事情是打伊朗。动伊朗，开疆拓土的事儿。一旦动伊朗，石油价格暴涨可能会涨到150、200，只要波斯湾封掉150是肯定的，按照特朗普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把它炒到极高到200。

油到200，美国的军工集团和美国的石化产业、传统产业，那都高兴死了，那个时候油车也没问题了，就是整个的美国的工业，只要是把油价打到200美元，美国就捣过这口气了，所有支持川普的人，和不支持川普的人，主要是军工集团，和传统产业，都会非常感激他、追随他。你要打这一仗，还有一个人很高兴，那个人就是普大

帝，普京，如果石油到200美元，俄罗斯就活了。谁完蛋了呢？是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。中国疼不疼呢？石油到200美元，中国的通货膨胀可能要上到非常之高。

我们的估算，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上到20%或者是25%，因为油一涨粮就涨，所以通货膨胀肯定会起个20%到25%。但我国新能源走的比较快，我们可以用煤发电来替代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需求，在特定历史时期，我们可以替代。另外我们跟俄罗斯是长约，就算是波斯湾封掉，我们只是贵一点，但不会出现严重问题，况且我国现在有120天的战略储备。但整个过程会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剧烈的变动甚至出现重组，整个的产业链重组，产业生态的剧烈变动会出现，对川普、普京都极为有利。

办完这件事，就能回过头来削藩了吗？还是不行，还得办一件更大的事儿。我以下的话纯属做梦，纯属胡言乱语，听完就算。翻过手来，应该是挥军南下，占领墨西哥，对墨西哥实施十年军管，然后迅速在墨西哥在三年不超过五年之内完成墨西哥的工业化，将中低端制造业，特别是日韩台的工业全部搬往墨西哥，形成美国崭新的、完整的产业链和新的内循环的产业生态。

那么他打墨西哥，中俄会同意吗？特朗普是一个很会做交易的人，你把二毛送给大毛，大毛就不管你了，你把湾湾送给熊猫，熊猫也不管你了。上三常各吃各的，好好消化，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。并且如特朗普这两件事干的连贯而漂亮，可以奠定在美国的历史地位，并且可以由于美元资本的南下，美军的南下，和新的产业的迅速发展，整个的美国变成多了一个州，它可能叫墨西哥特区，多了一个州之后，开疆拓土嘛。

特朗普不但可以回首解决所有美国的问题，而且可以修改宪法再干两届学下罗斯福。因为你如果能做到如此伟大的帝王，如此伟大的

领导，那其实削藩均田的事情，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完了。如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低着头闷在美国玩《治安策》、《削藩策》，情形恐怕比哀公好不了多少。其实，面对历史我们看了看，几千年历史，都是削藩这件事。

不管是鲁国碰到的三桓问题，也不管是汉武帝碰到了吴楚联军的问题，也不管是最后大唐安史之乱，都是个削藩的问题，今天的美国也是个削藩。当然我今天不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只是想，如果能真正做到，那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代英主。因为我们刚好赶上了千年不遇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，毛泽东他不仅有孔孟之儒的中庸之道，他甚至是直追尧舜，直追文武。

毛泽东在知、仁、勇这三个字上做的是极好的，知是好学，仁是力行，勇是知耻，这个是修身治人治国的三个基本功。在这个达三德上，毛泽东做的极好，不是一般的好，是极好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的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是所有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东西。不达五道，不达三德，如何修身，不能修身，如何齐家，如何治国，如何平天下？所以你知道今天我讲《哀公问政》要讲的核心内容了吧。

其实孔子在讲这一段，五达道三达德九达经这个事情弄的过细过复杂。当然我们作为学习，这是必须做的，其中他非常严厉的说的四个不可以，要求他尊重自然法则、自然伦理，要求哀公、像教育儿子这样的，要求他能够获得人民并且治国平天下。当然了，我今天讲完了，孔子死了之后哀公非常难过，写了长文来纪念孔子，就是孔子未能帮他的忙，他很想让孔子出将入相的，但是孔子最后太老了，帮不了忙。

但无论如何，请大家都要好好的将这一千字读熟了背下来，特别是第一段。这个是治国理政的**根本**，也是我们做人的根本，也是我们

在机构工作的根本，也是我们教育孩子的根本。我可能今天聊这个时候串的稍微多一点，也有可能情绪略有激动，但我觉得你必须这样才能把它读明白，另外我们读一件事情是为了映照当下。我刚才说的关于美国的事川普的事情，我只是随便说，大家听一耳朵就行了，这不是我的预判，也不是我的看法。

好吧，之一就讲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再去讲之二之三，因为今天讲了达五道达三德，后边还有个九经，九经非常复杂，但是那个九经非常重要，然后我们有时间再去慢慢的聊。好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祝大家周末快乐。明天下午三点有空我们谈几句市场，没空就算了，因为这两天稍微忙一点儿。好，就这样。